

修辭鑑衡



修

辭

鑑

衡

王
楫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修辭鑑衡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四庫全書提要

修辭鑑衡二卷。元王構編。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肅。事迹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爲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蠹。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爲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爲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爲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爲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諡議冊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宜是編所錄。具有鑑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爲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缺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修辭鑑衡卷一

詩

元王 構撰

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于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離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寔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製大備矣。古今總類詩話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駭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字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葳蕤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蕙葳蕤。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朱對赤。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

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屐清。侵簷。逼屐。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古今詩話

詩以風調高古爲主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李希聲詩話

詩以意義爲主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做倣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盧同有云。不啻啗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于律詩。雖可稱善。要自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兒童。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真諧語。以爲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無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古今詩話

詩清立意新

老杜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是魯直是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已盡力規摹。已少變化。

詩去陳腐不可奇怪不在難解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意。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于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渾然天成。其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詩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則古今奇文。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日。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耳。韻語

詩待境生者工

山谷云。詩文唯不構空強作。待境而生。使自工耳。詩文發源

詩自苦心得之

鄭繁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今古

詩話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陶

對偶切不切之失

近時論詩者。謂對偶不切則失之齷。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查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未嘗失格也。學詩者當審此。顏語

詩不可靡麗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童蒙訓

詩不煩繩削而自合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爲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竊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與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一邱一壑者共之耳。詩文發源

詩不可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曉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于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韻語陽秋

詩非怒鄰罵座之爲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于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謂詩之過。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文發源

八句要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云。平淡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鄰于怪僻。題詠不窘于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成于篇中。渾然不可鑄。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

于詩。守此勿失。古今總類詩話。

四不如

繁禮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詩體

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頷聯。第三聯謂之頸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古今總類詩話。

字欲響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劉後村云。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不傳。老學庵筆記。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並要響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老學庵筆記。

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鍊字直于句眼上鍊。蒲氏漫齋錄。

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卽小兒言語。

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蘇亮雌黃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童蒙訓

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第三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開。是鍊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鍊第二字。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詩何異。韻語

氣韻格力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明鈎詩話

七言不要有閒字

七言句法不要有閒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閒字也。漫齋錄

七言得連綿字而精神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句。亦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木葉無邊下。長江不盡來。則絕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誠齋

七言對偶之工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扯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鵝鵝起。弄日鷺黃。島島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欲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驪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常與葉致遠。諸人和韻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之。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意遠而中潛貫者高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悠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詩。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王彥和詩。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安道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婢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韻語

無字無來處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步里客談

用俗語尤見工夫

王君玉對人曰詩家筆妙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無鴛瓦冷羞明嘗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皆採摘入句了無痕迹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古今總類詩話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云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詩文發源

用全語有氣格

山谷謂余作詩使史漢間全語有氣骨後因讀孟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遊方悟山谷之語詩文發源

用事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知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淩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補衡傳擣漁陽搥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四清詩話

用故事當如己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事用王粲依劉表曹公厭禰衡卻點化只作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己出也蒲氏漫錄

詩用事不可牽強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闢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輓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石林詩話

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作。若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淵明。知詩病者也。潘氏漫錄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効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艸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詩話類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家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鸞此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時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事討閱則記牢而不誤乃名言也。漫齋錄

今之郡守謂之建廳廳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廳乃出守之誤也延年所謂一廳乃指廳之廳如武王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阮咸薦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延年亦被擠故有此句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用事誤也。古今詩話

聲律末流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詩文源

形似 激昂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柏詩。柯如青桐。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此兩體爾。古詩話

布置 含蓄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嘗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詩話云。有句含蓄者。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詩

因襲 轉易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婉。魏趙輔云。詩惡蹈襲。古

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詩意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牕等詩。餘三篇用其詩點化之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用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顏秋語

奪胎 換骨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不盡至于轉移。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師逢年云。今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詩意

冷齋夜話。如鄭谷十日菊白。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

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云：「休休，明日黃華蝶也愁。」又如太白詩：「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顧況詩：「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之法也。古今詩話

詩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常湖水而，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韻語陽秋

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則不足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中學究體也。古今詩話

詠物不待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醅醢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詠物，曲盡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